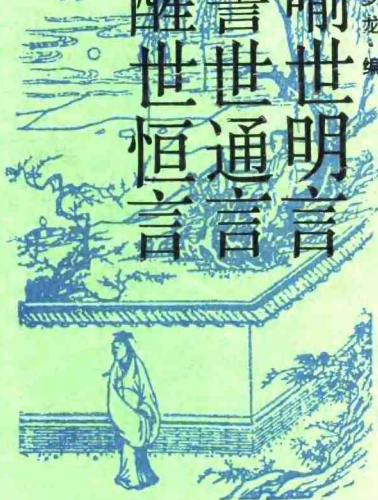


冯梦龙编

喻世明言
警世通言
醒世恒言

月夜听琴
醒世恒言



标 点 龙 华
责任编辑 杨云辉
封面设计 许康铭

三 言

喻世明言·警世通言·醒世恒言

〔明〕冯梦龙 编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（长沙市展览馆路8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1988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440,000 印张：41.25 印数：1—24,000

ISBN 7-80520-160-9

I·92 定价：12.80元

〔湘语 88-1-11〕

叙

六经国史而外，凡著述皆小说也。而尚理或病于艰深，修词或伤于藻然，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。此《醒世恒言》四十种，所以继《明言》、《通言》而刻也。明者，取其可以导愚也；通者，取其可以达俗也；恒则习之而不厌，传之而可久。三刻殊名，其义一耳。夫人居恒动作言语不其相是，一旦弄酒，则叫骂踴鬪，裸袒如狗，度域如猿。何谓？酒浊其神也。然而斟酌有时，虽华吏部、刘太常未有时时如愚混者。岂非醒者恒而醉者暂乎！露此推之，惕戒为醒，下石为醉；却嘴为醒，食味为醉；割玉为醒，题石为醉。又推之，忠孝为醒，而悖逆为醉；节俭为醒，而淫荡为醉。耳和目章，口顺心贞为醒；而即聋从昧，与顽用谄为醉。人之恒心，亦可思已。从恒者吉，背恒者凶。心恒心，言恒言，行恒行。入夫妇而不谅，质天地而无怍，下之巫医可作，而上之善人、君子、圣人亦可见。恒之时义大矣哉！自昔浊乱之世，谓之天醉，天不自醉人醉之，则天不自醒人醒之，以醒天之权与人，而以醒人之权与言。言恒而人恒，人恒而天亦得其恒，万世太平之酒，其可显乎！则益刻者，虽与《康衢》、《击壤》之歌并传不朽可矣。崇儒之代，不废二教，亦谓导愚达俗，或有精巧，以二教为经之辅可也，以《明言》、《通言》、《恒言》为六经国史之辅，不亦可乎？若夫淫谈妄语，取快一时，贻秽百世，夫先自醉也，而又以狂药饮之，吾不知视此“三言”者得失何如也？

天启丁卯中秋皖西可一居士题于白下之栖霞山房

醒世恒言目录

- 第一卷 两县令竟义婚孤女……………(1)
- 第二卷 三孝廉让产立高名……………(11)
- 第三卷 卖油郎独占花魁……………(18)
- 第四卷 灌园叟晚逢仙女……………(43)
- 第五卷 大树坡义虎送亲……………(56)
- 第六卷 小水湾天狐诒书……………(65)
- 第七卷 钱秀才错占凤凰俦……………(75)
- 第八卷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……………(89)
- 第九卷 陈多寿生死夫妻……………(105)
- 第十卷 刘小官雌雄兄弟……………(116)
- 第十一卷 苏小妹三难新郎……………(128)
- 第十二卷 佛印师四调琴娘……………(135)
- 第十三卷 勘皮靴单证二郎神……………(140)
- 第十四卷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……………(154)
- 第十五卷 赫大卿遗恨鸳鸯缘……………(162)
- 第十六卷 陆五汉硬留合色鞋……………(180)
- 第十七卷 张孝基陈留认舅……………(195)
- 第十八卷 施润泽滩网遇友……………(211)
- 第十九卷 白玉娘忍苦成夫……………(225)
- 第二十卷 张廷秀逃生救父……………(236)
- 第二十一卷 张淑儿巧智脱杨生……………(269)
- 第二十二卷 吕洞宾飞剑斩黄龙……………(277)
- 第二十三卷 金海陵纵欲亡身……………(283)
- 第二十四卷 隋炀帝逸游召谴……………(310)

- 第二十五卷 独孤生归途闹梦……………(317)
- 第二十六卷 薛录事鱼服证仙……………(332)
- 第二十七卷 李玉英狱中讼冤……………(346)
- 第二十八卷 吴衙内邻舟赴约……………(366)
- 第二十九卷 卢太学诗酒傲王侯……………(379)
- 第三十卷 李沂公穷邸遇侠客……………(398)
- 第三十一卷 郑节使立功神臂弓……………(416)
- 第三十二卷 黄秀才微灵玉马坠……………(427)
- 第三十三卷 十五贯戏言成巧祸……………(437)
- 第三十四卷 一文钱小隙造奇冤……………(447)
- 第三十五卷 徐老仆义愤成家……………(466)
- 第三十六卷 蔡瑞虹忍辱报仇……………(479)
- 第三十七卷 杜子春三入长安……………(495)
- 第三十八卷 李道人独步云门……………(510)
- 第三十九卷 汪大尹火焚宝莲寺……………(529)
- 第四十卷 马当神风送滕王阁……………(538)

第一卷 两县令竞义婚孤女

风水人间不可无，也须阴骘两相扶。时人不解苍天意，任使身心着意图。

话说近代浙江衢州府，有一人姓王，名奉，哥哥姓王，名春。弟兄各生一女，王春的女儿名唤琼英，王奉的叫做琼真。琼英许配本郡一个富家潘百万之子潘华，琼真许配本郡萧别驾之子萧雅，都是自小聘定的。琼英年方七岁，母亲先丧，父亲继歿。那王春临终之时，将女儿琼英托与其弟，嘱付道：“我并无子嗣，只有此女，你去做嫡女看成。待其长成，好好嫁去潘家。你嫂嫂所遗房奁衣饰之类，尽数与之。有潘家原聘财礼置下庄田，就把与他做脂粉之费。莫负吾言！”嘱罢气绝。殡葬事毕，王奉将侄女琼英接回家中，与女儿琼真作伴。

忽一年元旦，潘华和萧雅不约而同到王奉家来拜年，那潘华生得粉脸朱唇，如美女一般，人都称玉孩童。萧雅一脸麻子，眼眶齿齲，好似飞天夜叉模样。一美一丑，相形起来，那标致的越觉美玉增辉，那丑陋的越觉泥涂无色。况且潘华衣服炫丽，有心卖富，脱一通换一通。那萧雅是老实人家，不以穿着为事。

常言道：佛是金装，人是衣装。世人眼孔浅的多，只有皮相，没有骨相。王家若男若女，若大若小，那一个不欣羡潘小官人美貌，如潘安再出，暗暗地颠唇簸嘴，批点那飞天夜叉之丑。王奉自己也看不过，心上好不快活。一日，萧别驾卒于任所，萧雅奔丧，扶柩而回。他虽是个世家，累代清官，家无馀积，自别驾死后，日渐消索。潘百万是个暴富，家事日盛一日。王奉忽起一个不良之心，想道：“萧家甚穷，女婿又丑。潘家又富，女婿又标致。何不把琼英、琼真暗地兑转，谁人知道？也不教亲生女儿在穷汉家受苦。”主意已定，到临嫁之时，将琼真充做侄女，嫁与潘家，哥哥所遗衣饰庄田之类，都把他去。却将琼英反为己女，嫁与那飞天夜叉为配，自己薄薄备些妆奁嫁送，琼英但凭叔叔做主，敢怒而不敢言。谁知嫁后，那潘华自恃家富，不习诗书，不务生理，专一嫖赌为事。父亲累训不从，气愤而亡。潘华益无顾忌，日逐与无赖小人，酒食游戏。不上十年，把百万家资败得罄尽，寸土俱无。丈人屡次周给他，如炭中添雪，全然不济。结末迫于冻饿，瞒着丈人，要引浑家去投靠人家为奴。王奉闻知此信，

将女儿琼真接回家中养老，不许女婿上门。潘华流落他乡，不知下落。那萧雅勤苦攻书，后来一举成名，直做到尚书地位，琼英封一品夫人。有诗为证：目前贫富非为准，久后穷通未可知。颠倒任君瞞昧做，鬼神昭鉴定无私。

看官，你道为何说这正奉嫁女这一事？只为世人但顾眼前，不思口后。只要损人利己，岂知人有百算，天只有一算。你心下想得滑碌碌的一条路，天未必随你走哩！还是平日行善为高。今日说一段话本，正与王奉相反，唤做“两县令竟义婚孤女”。这桩故事，出在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五代之季。其时周太祖郭威在位，改元广顺。虽居正统之尊，未就混一之势。四方割据称雄者，还有几处，共是五国、三镇。那五国？周郭威、南汉刘晟、北汉刘旻、南唐李昇、蜀孟知祥。那三镇？吴越钱鏐、湖南周行逢、荆南高季昌。

单说南唐李氏有国，辖下江州地方，内中单表江州德化县一个知县，姓石，名璧，原是抚州临川县人氏，流寓建康。四旬之外，丧了夫人，又无儿子，止有八岁亲女月香，和一个养娘随任。那官人为官清正，单吃德化县中一口水。又且听讼明决，雪冤理滞，果然政简刑清，民安盗息。退堂之暇，就抱月香坐于膝上，教他识字，又或叫养娘和他下棋、蹴鞠，百般顽耍，他从旁教导。只为无娘之女，十分爱惜。一日，养娘和月香在庭中蹴那小小球儿为戏。养娘一脚踢起，去得势重了些，那球击地而起，连跳几跳的溜溜滚去，滚入一个地穴里。那地穴约有二三尺深，原是埋缸贮水的所在。养娘手短搅他不着，正待跳下穴中去拾取球儿。石璧道：“且住！”问女月香道：“你有甚计较，使球儿自走出来么？”月香想了一想，便道：“有计了！”即教养娘去提过一桶水来，倾在穴内。那球便浮在水面。再倾一桶，穴中水满，其球随水而出。石璧本是要试女孩儿的聪明，见其取水出球，智意过人，不胜之喜。

闲话你叙。那官人在任不上二年，谁知命里官星不现，飞祸相侵。忽一夜仓中失火，急去救时，已烧损官粮千馀石。那时米贵，一石值一贯五百。乱离之际，军粮最重。南唐法度，凡官府破耗军粮至三百石者，即行处斩。只为石璧是个清官，又且火灾天数，非关本官私弊，上官都替他分解保奏。唐主怒犹未息，将本官削职，要他赔偿。估价共该一千五百馀两，把家私变卖，未尽其半。石璧被本府软监，追逼不过，郁成一病，数日而死。遗下女儿和养娘二口，少不得着落牙婆官卖，取价偿官。这等苦

楚，分明是：屋漏更遭连夜雨，船迟又遇打头风。

却说本县有个百姓，叫做贾屈，昔年被人诬陷，坐假人命事，问成死罪在狱。亏石知县到任，审出冤情，将他释放。贾昌衔保家活命之恩，无从报效。一向在外为商，近日方回。正值石知县身死，即往抚尸恸哭，备办衣衾棺木，与他殓殮。合家挂孝，买地营葬。又闻得所欠官粮尚多，欲待替他赔补几分，怕钱粮干系，不敢开端惹祸。见说小姐和养娘都着落牙婆官卖，慌忙带了银子，到李牙婆家，问要多少身价。李牙婆取出朱批的官票来看：养娘十六岁，只判得三十两；月香十岁，到判了五十两。却是为何？月香虽然年小，容貌秀美可爱，养娘不过粗使之婢，故此判价不等。贾昌并无吝色，身边取出银包，兑足了八十两纹银，交付牙婆，又谢他五两银子，即时领取二人回家。李牙婆把两个身价，交纳官库。地方呈明石知县家财人口变卖都尽，上官只得在别项那移赔补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月香自从父亲死后，没一刻不啼啼哭哭。今日又不认得贾昌是什么人，买他归去，必然落于下贱，一路痛哭不已。养娘道：“小姐，你今番到人家去，不比在老爷身边，只管啼哭，必遭打骂！”月香听说，愈觉悲伤。谁知贾昌一片仁义之心，领到家中，与老婆相见，对老婆说：“此乃恩人石相公的小姐，那一个就是伏侍小姐的养娘。我当初若没有恩人，此身死于缢继。今日见他小姐，如见恩人之面。你可另收拾一间香房，教他两个住下，好茶好饭侍待他，不可怠慢。后来倘有亲族来访，那时送还，也尽我一点报效之心。不然之时，待他长成，就本县择个门当户对的人家，一夫一妇，嫁他出去，恩人坟墓也有个亲人看觑。那个养娘依旧得他伏侍小姐，等他两个作伴，做些女工，不要他在外答应。”月香生感怜悯，见贾昌如此分付老婆，慌忙上前万福道：“奴家卖身在此，为奴为婢，理之当然。蒙恩人抬举，此乃再生之恩。乞受奴一拜，收为义女。”说罢，即忙下跪。贾昌那里肯要他拜，别转了头，忙教老婆扶起道：“小人是老相公的于民，这蝼蚁之命，都出老相公所赐。就是这位养娘，小人也敢怠慢，何况小姐！小人怎敢妄自尊大。暂时屈在寒家，只当宾客相待。望小姐勿责怠慢，小人夫妻有幸！”月香再三称谢。贾昌又分付家中男女，都称为石小姐。那小姐称贾昌夫妇，但呼贾公贾婆，不在话下。

原来贾昌的老婆，素性不甚贤慧。只为看上月香生得清秀乖巧，自己无男无女，有心要收他做个螟蛉女儿。初时甚是欢喜，听说宾客相待，先有三分不耐烦了。却天不得石知县的恩，没奈何依着丈夫言语，勉强奉

承。后来贾昌在外为商，每得好绸好绢，先尽上好的寄与石小姐做衣服穿。比及回家，先问石小姐安否。老婆心下渐渐不平。又过此时，把马脚露出来了。但是贾昌在家，朝饔夕餐，也还成个规矩，口中假意奉承几句。但背了贾昌时，茶不茶，饭不饭，另是一样光景了。养娘常叫出外边杂差杂使，不容他一刻空闲。又每日间限定石小姐要做若干女工针指还他。倘手迟脚慢，便去捉鸡骂狗，口里好不干净。正是：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。

养娘受气不过，禀知小姐，欲待等贾公回家，告诉他一番。月香断然不肯，说道：“当初他用钱买我，原不指望他抬举。今日贾婆虽有不到之处，却与贾公无干。你若说他，把贾公这段恩情都没了。我与你命薄之人，只索忍耐为上。”忽一日，贾公做客回家，正撞着养娘在外汲水，面庞比前甚是黑瘦了。贾公道：“养娘，我只教你伏侍小姐，谁要你汲水？且放着水桶，另叫人来担罢！”养娘放了水桶，动了个感伤之念，不觉滴下几点泪来。贾公要盘问时，他把手拭泪，忙忙的奔进去了。贾公心中甚疑。见了老婆，问道：“石小姐和养娘没有甚事么？”老婆回言：“没有。”初归之际，事体多头，也就阁过一边。又过了几日，贾公偶然到近处人家走动，回来不见老婆在房，自往厨下去寻他说话。正撞见养娘从厨下来，也没有托盘，右手拿一大碗饭，左手一只空碗，碗上顶一碟腌菜叶儿。贾公有心闪在隐处看时，养娘走进石小姐房中去了。贾公不省得这饭是谁吃的，一些荤腥也没有。那时不往厨下，竟悄悄的走在石小姐房前，向门缝里张时，只见石小姐将这碟腌菜叶儿过饭。心中大怒，便与老婆闹将起来。老婆道：“荤腥尽有，我又不是不舍得与他吃。那丫头自不来担，难道要老娘送进房去不成？”贾公道：“我原说过来，石家的养娘，只教他在房中与小姐作伴。我家厨下走使的又不少，谁要他出房担饭！前日那养娘噙着两眼泪在外街汲水，我已疑心，是必家中把他难为了，只为匆忙，不曾细问得。原来你恁地无恩无义！连石小姐都怠慢。见放着许多荤菜，却教他吃白饭，是甚道理？我在家尚然如此，我出外时，可知连饭也没得与他们吃饱。我此番回来，见他们着实黑瘦了。”老婆道：“别人家丫头，那要你恁般疼他。养得白白壮壮，你可收用他做小老婆么？”贾公道：“放屁！说的是什么话！你这样不通理的人，我不与你讲嘴。自明日为始，我教当直的每日另买一分肉菜供给他两口，不要在家火中算帐，省得夺了你的口食，你又不欢喜。”老婆自家觉得有些不是，口里也含糊糊的哼了几句，便不言语。

了。从此贾公分付当直的，每日肉菜分做两份。却叫厨下丫头们，各自安排送饭。这几时，好不齐整。正是：人情若比初相识，到底终无怨恨心。

贾吕因牵挂石小姐，有一年多不出外经营。老婆却也做意修好，相忘于无言。月香在贾公家，一住五年，看看长成。贾吕意思要密访个好主儿，嫁他出去了，方才放心，自家好出门做生意。这也是贾公的心事，背地里白去勾当，晓得老婆不贤，又与他商量怎的？若是凑巧时，赔些妆衣嫁出去了，可不干净。何期姻缘不偶。内中也有缘故；但是出身低微的，贾公又怕辱莫了石知县，不肯俯就；但是略有些名目的，那个肯要百姓人家的养娘为妇，所以好事难成。贾公见姻事不就，老婆又和顺了，家中供给又立了常规，舍不得担阁生意，只得又出外为商。未行数日之前，预先叮咛老婆有十来次，只教好看待石小姐和养娘两口。又请石小姐出来，再三抚慰，连养娘都用许多好言安放。又分付老婆道：“他骨气也比你重几百分哩，你切莫慢他。若是不依我言语，我回家时，就不与你认夫妻了！”又唤当直的和厨下丫头，都分付遍了，方才出门。临岐费尽叮咛语，只为当初受德深。

却说贾吕的老婆，一向被老公在家作兴石小姐和养娘，心下好生不乐。没奈何，只得由他，受了一肚子的腌臢昏闷之气，一等老公出门，三日之后，就使起家主母的势来，寻个茶迟饭晏小小不是的题目，先将厨下丫头试法，连打几个巴掌，骂道：“贱人，你是我手内用钱讨的，如何恁地托大！你恃了那个小主母的势头，却不用心伏侍我？家长在家日，纵容了你。如今他出去了，少不得要还老娘的规矩。除却老娘外，那个该伏侍的？要饭吃时，等他自担，不要你们献勤，却耽误老娘的差使！”骂了一回，就乘着热闹中，唤过当直的，分付将贾公派下另一分肉菜钱，干折进来，不要买了。当直的不敢不依。且喜月香能甘淡薄，全不介意。又过了些时，忽一日，养娘担洗脸水，迟了些，水已凉了。养娘不合呼了一句，那婆娘听得，特地叫来发作道：“这水不是你担的，别人烧着汤，你便胡乱用些罢！当初在牙婆家，那个烧汤与你洗脸？”养娘耐嘴不住，便回了几句言语道：“谁要他们担水烧汤！我又不是不曾担水过的，两只手也会烧火。下次我自担水自烧，不费厨下姐姐们力气便了！”那婆娘提醒了他当初曾担水过这句话，便骂道：“小贱人！你当先担得几桶水，便在外面做身做分，哭与家长知道，连累老娘受了百般呕气。今日老娘要讨个帐儿，你既说会担水，会烧火，把两件事都交在你身上。每日常用的水，都要你担，

不许缺乏，是火，都是你烧。若是难为了柴，老娘却要计较。且等你知心知意的家长回家时，你再啼啼哭哭告诉他便了，也不怕他赶了老娘出去！”

月香在房中，听得贾婆发作自家的丫头，慌忙移步上前，万福谢罪，招称许多不是，叫贾婆莫怪。养娘道：“果是婢子不是了！只求看小姐面上，不要计较。”那老婆愈加忿怒，便道：“什么小姐，小姐！是小姐，不到我家来了。我是个百姓人家，不晓得小姐是什么品级，你动不动把来压老娘。老娘骨气虽轻，不受人压屈的。今日要说个明白，就是小姐，也说不得费了大钱讨的。少不得老娘是个主母，贾婆也不是你叫的。”月香听得话不投机，含着眼泪，自进房去了。那婆娘分付厨中，不许叫“石小姐”，只叫他“月香”名字。又分付养娘，只在厨下专管担水、烧火，不许进月香房中。月香若要饭吃时，得他自到厨房来取。其夜，又叫丫头搬了养娘的被窝到自己房中去。月香坐个更深，不见养娘进来，只得自己闭门而睡。又过几日，那婆娘唤月香出房，却教丫头把他的房门锁了。月香没了房，只得在外面盘旋，夜间就同养娘一铺睡。睡起时，就叫他拿东拿面，役使他起来。在他矮檐下，怎敢不低头。月香无可奈何，只得伏低伏小。那婆娘见月香随顺了，心中暗喜，蓦地开了他房门的锁，把他房中搬得一空。凡丈夫一向寄来的好绸好缎，曾做不曾做得，都迁入自己箱笼，被窝也收起了不还他。月香暗暗叫苦，不敢则声。

忽一日，贾公书信回来，又寄许多东西与石小姐。书中嘱咐老婆：“好生看待，不久我便回来。”那婆娘把东西收起，思想道：“我把石家两个丫头作贱勾了，丈夫回来，必然厮闹。难道我惧怕老公，重新奉承他起来不成？那老亡八把这两个瘦马养着，不知作何结束！他临行之时，说道：‘若不依他言语，就不与我做夫妻了。’一定他起了什么不良之心。那月香好副嘴脸，年已长成，倘或有意留他，也不见得。那时我争风吃醋便迟了。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把他两个卖去他方，老亡八回来也只一怪，拚得厮闹一场罢了，难道又去赎他回来不成？好计，好计！”正是：眼孔浅时无大量，心田偏处有奸谋。

当下那婆娘分付当直的：“与我唤那张牙婆到来，我有话说。”不一时，当直的将张婆引到。贾婆教月香和养娘都相见了，却发付他开去。对张婆说道：“我家六年前，讨下这两个丫头。如今大的忒大了，小的又娇娇的，做不得生活，都要卖他出去，你与我快寻个主儿。”原来当先官卖之

事，是李牙婆经手。此时李婆已死，官私做媒，又推张婆出尖了。张婆道：“那年纪小的，正有个好主儿在此，只怕大娘不肯。”贾婆道：“有甚不肯？”张婆道：“就是本县大尹老爷复姓钟离，名义，寿春人氏，亲生一位小姐，许配德安县高大尹的长公子，在任上行聘的，不日就要来娶亲了。本县嫁装都已备得十全，只是缺少一个随嫁的养娘。昨日大尹老爷唤老媳妇当官分付过了，老媳妇正没处寻。宅上这位小娘子，正中其选。只是异乡之人，怕大娘不舍得与他。”贾婆想道：“我正要寻个远方的主顾，来得正好！况且知县相公要了人去，丈夫回来，料也不敢则声。”便道：“做官府家的陪嫁，胜似在我家十倍，我有什么不舍得。只是不要亏了我的原价便好。”张婆道：“原价许多？”贾婆道：“十来岁时，就是五十两讨的，如今饭钱又算一主在身上了。”张婆道：“吃的饭是算不得帐。这五十两银子在老媳妇身上。”贾婆道：“那一个老丫头也替我觅个人家便好。他两个是一伙儿来的，去了一个，那一个也养不住了。况且年纪一二十之外，又是要老公的时候，留他甚么！”张婆道：“那个要多少身价？”贾婆道：“原是三十两银子讨的。”牙婆道：“租赁儿，直不得这许多。若是减得一半，老媳妇到有个外甥在身边，三十岁了，老媳妇原许下与他娶一房妻小的，因手头不宽展，捱下去，这倒是雌雄一对儿。”贾婆道：“既是你的外甥，便让你五两银子。”张婆道：“连这小娘子的媒礼在内，让我十两罢。”贾婆道：“也不为大事，你且说合起来。”张婆道：“老媳妇如今先去回复知县相公。若讲得成时，一手交钱，一手就要交货的。”贾婆道：“你今晚还来不？”张婆道：“今晚还要与外甥商量，来不及了。明日早来回话，多分两个都要成的。”说罢别去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大尹钟离又到任有一年零三个月了。前任马公，是取那石大尹的缺。马公升任去后，钟离义又是顶马公的缺。钟离大尹与德安高大尹原是个同乡。高大尹生下二子，长曰高登，年十八岁；次曰高升，年十六岁。这高登便是钟离公的女婿。原来钟离公未曾有子，止生此女，小字瑞枝，年方一十七岁，选定本年十月望日出嫁。此时九月下旬，吉期将近。钟离公分付张婆，急切要寻个陪嫁。张婆得了贾家这头门路，就去回复大尹。大尹道：“若是人物好时，就是五十两也不多。明日早上来领价，晚上就要过门的。”张婆道：“领相公钧旨。”当晚回家，与外甥赵二商议，有这相应的亲事，要与他完婚，赵二先欢喜了一夜。次早，赵二便去整理衣襟，准备做新郎。张婆在家中，先凑足了二十两身价，随即到县取知县相

公钩帖，到库上兑了五十两银子，来到贾家，把这两项银子交付与贾婆，分疏得明明白白。贾婆都收下了。少顷，县中差两名皂隶，两个轿夫，抬着一顶小轿，到贾家门首停下。贾家初时都不通月香晓得，临期竟打发他上轿。月香正不知教他那里去，和养娘两个，叫天叫地，放声大哭。贾婆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和张婆两个，你一推，我一搯，撮他出了大门。张婆方才说明：“小娘子不要啼哭了！你家主母，将你卖与本县知县相公处做小姐的陪嫁。此去好不富贵！官府衙门，不是耍处，事到其间，哭也无益。”月香只得收泪，上轿而去。轿夫抬进后堂，月香见了钟离公，还只万福。张婆在傍道：“这就是老爷了，须下个大礼。”月香只得磕头，立起身来，不觉泪珠满面。张婆教他拭干了泪眼，引入私衙，见了夫人和瑞枝小姐。问其小名，对以“月香”。夫人道：“好个‘月香’二字！不必更改，就发他伏侍小姐。”钟离公厚赏张婆，不在话下。可怜宦室娇儿女，权作巾中使令人。

张婆出衙，已是酉牌时分。再到贾家，只见那养娘正思想小姐，在厨下痛哭。贾婆对他说道：“我今把你嫁与张妈妈的外甥，一夫一妇，比月香到胜几分，莫要悲伤了！”张婆也劝慰了一番。赵二在混堂内洗了个净浴，打扮得帽儿光光，衣衫簇簇，自家提了一碗灯笼前来接亲。张婆就教养娘拜别了贾婆，那养娘原是个大脚，张婆扶着步行到家，与外甥成亲。

话休絮烦。再说月香小姐自那日进了钟离相公衙内，次日，夫人分付新来婢子，将中堂打扫，月香领命，携帚而去。钟离义梳洗已毕，打点早衙理事，步出中堂。只见新来婢子呆呆的把着一把扫帚，立于庭中。钟离公暗暗称怪，悄地上前看时，原来庭中有一个土穴，月香对了那穴，汪汪流泪，钟离公不解其故，走入中堂，唤月香上来，问其缘故。月香愈加哀泣，口称不敢。钟离公再三请问，月香方才收泪而言道：“贱妾幼时，父亲曾于此地教妾蹴球为戏，误落球于此穴。父亲问妾道：‘你可有计较，使球自出于穴，不须拾取？’贱妾答云：‘有计。’即遣养娘取水灌之，水满球浮，自出穴外。父亲谓妾聪明，不胜之喜。今虽年久，尚然记忆，睹物伤情，不觉哀泣。愿相公俯赐矜怜，勿加罪责！”钟离公大惊道：“汝父姓甚名谁？你幼时如何得到此地？须细细说与我知。”月香道：“妾父姓石名璧，六年前在此作县尹。只为天火烧仓，朝廷将父革职，勒令倍偿，父亲病郁而死。有司将妾和养娘官卖到本县贾公家。贾公向被冤系，感我父活命之恩，故将贱妾甚相看待，抚养至今。因贾公出外为商，其妻不能相

容，将妾转卖于此。只此实情，并无欺隐。”今朝诉出衷肠事，铁石人知也泪垂。

钟离公听罢，正是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。“我与石曈一般是个县尹，他只为遭时不幸，遇了天灾，亲生女儿就沦于下贱。我若不闻不见，倒也罢了。天教他到我衙里，我若不扶持他，同官体面何存！石公在九泉之下，以我为何如人！”当下请夫人上堂，就把月香的来历细细叙明。夫人道：“似这等说，他也是个县令之女，岂可贱婢相看。目今女孩儿嫁期又逼，相公何以处之？”钟离公道：“今后不要月香服役，可与女孩儿姊妹相称。下官自有处置。”即时修书一封，差人送到亲家高大尹处。高大尹拆书观看，原来是求宽嫁娶之期。书上写道：“婚男嫁女，虽父母之心，舍己成人，乃高明之事。近因小女出阁，预置媵婢月香。见其颜色端丽，举止安详，心窃异之。细访来历，乃知即两任前石县令之女。石公廉吏，因仓火失官丧躯，女亦官卖，转展售于寒家。同官之女，犹吾女也。此女年已及笄，不惟不可屈为媵婢，且不可使吾女先此女而嫁。仆今急为此女择婿，将以小女薄奩嫁之。令郎姻期，少待改卜。特此拜恳，伏惟情谅。钟离义顿首。”

高大尹看了道：“原来如此！此长者之事，吾奈何使钟离公独擅其美！”即时回书云：“鸾凤之配，虽有佳期；狐兔之悲，岂无同志。在亲翁既以同官之女为女，在不按宁不以亲翁之心为心？三复示言，令人悲惻。此女廉吏血胤，无惭闾闾。愿亲家即赐为儿妇，以践始期。令爱别选高门，庶几两便。昔蓬伯玉耻独为君子，仆今者愿分亲翁之谊。高原顿首。”

使者将回书呈与钟离公看了。钟离公道：“高亲家愿娶孤女，虽然义举；但吾女他儿，久已聘定，岂可更改？还是从容待我嫁了石家小姐，然后另备妆奁，以完吾女之事。”当下又写书一封，差人再达高亲家。高公开书读道：“娶无依之女，虽属高情；更已定之婚，终乖正道。小女与令郎，久谐凤卜，准拟鸾鸣。在令郎停妻而娶妻，已违古礼，使小女舍婿而求婚，难免人非。请君三思，必从前议。义惶恐再拜。”

高公读毕，叹道：“我一时思之不熟。今闻钟离公之旨，惭愧无地。我如今有个两全之道，使钟离公得行其志，而吾亦同享其名。万世而下，以为美谈。”即时复书云：“以女易女，仆之慕谊虽殷；停妻娶妻，君之引礼甚正。仆之次男高升，年方十七，尚未缔姻。令爱归我长儿，石女属我次子。佳儿佳妇，两对良姻。一死一生，千秋高谊。妆奁不须求备，时日

且喜和同。伏冀俯从，不须改卜。原惶恐再拜。”

钟离公得书，大喜道：“如此处分，方为双美。高公义气，真不愧古人，吾当拜其下风矣。”当下即与夫人说知，将一副妆奁，剖为两分，衣服首饰，稍稍增添。二女一般，并无厚薄。到十月望前两日，高公安排两乘花花细轿，笙箫鼓吹，迎接两位新人。钟离公先发了嫁妆去后，随唤出瑞枝、月香两个女儿，教夫人分付他为妇之道。二女拜别而行。月香感念钟离公夫妇恩德，十分难舍，号哭上轿。一路随行，自不必说。到了县中，恰好凑着吉日良时，两对小夫妻，如花似锦，拜堂合卺。高公夫妇欢喜无限。正是：百年好事从今定，一对姻缘天上来。

再说钟离公嫁女三日之后，夜间忽得一梦，梦见一位官人，幞头象简，立于面前，说道：“吾乃月香之父石璧是也。生前为此县大尹，因仓粮失火，赔偿无措，郁郁而亡。上帝察其清廉，悯其无罪，敕封吾为本县城隍之神。月香吾之爱女，蒙君高道，拔之泥中，成其美眷，此乃阴德之事。吾已奏闻上帝。君命中本无子嗣，上帝以公行善，赐公一子，昌大其门。君当致身高位，安享遐龄。邻县高公与君同心，愿娶孤女，上帝嘉悦，亦赐二子高官厚禄，以酬其德。君当传与世人，广行方便，切不可凌弱暴寡，利己损人。天道昭昭，纤毫洞察！”说罢，再拜。钟离公答拜起身，忽然踏了衣服前幅，跌上一交，猛然惊醒，乃是一梦。即时说与夫人知道，夫人亦嗟呀不已。待等天明，钟离公打轿到城隍庙中焚香作礼，捐出俸资百两，命道士重新庙宇，将此事勒碑，广谕众人。又将此梦备细写书报与高公知道，高公把书与两个儿子看了，各各惊讶。钟离夫人年过四十，忽然得孕生子，取名天赐。后来钟离义归宋，仕至龙图阁大学士，寿享九旬。子天赐，为大宋状元。高登、高升俱仕宋朝，官至卿宰。此是后话。

且说贾昌在客中，不久回来，不见了月香小姐和那养娘。尚知其故，与婆娘大闹几场。后来知得钟离相公将月香为女，一同小姐嫁与高门。贾昌无处用情，把银二十两，要赎养娘送还石小姐。那赵二恩爱夫妻，不忍分拆，情愿做一对投靠，张婆也禁他不住。贾昌领了赵二夫妻，直到德安县，禀知大尹高公，高公问了备细，进衙又问媳妇月香，所言相同。遂将赵二夫妻收留，以金帛厚酬贾昌，贾昌不受而归。从此贾昌恼恨老婆无义，立誓不与他相处。另招一婢，生下两男。此亦作善之报也！后人诗叹云：“人家嫁娶择高门，谁肯周全孤女婚？试看两公阴德报，皇天不负好心人。”

第二卷 三孝廉让产立高名

紫荆枝下还家日，花萼楼中合被时。同气从来兄与弟，千秋羞咏《豆萸诗》。

这首诗，为劝人兄弟和睦而作。用着三个故事，看官听在下一一剖。

第一句说：“紫荆枝下还家日。”昔时有田氏兄弟三人，从小同居合爨。长的娶妻，叫田大嫂，次的娶妻，叫田二嫂。妯娌和睦，并无闲言。惟第三的年小，随着哥嫂过日子。后来长大娶妻，叫田三嫂。那田三嫂为人不贤，待着自己有些妆奁，看见夫家一锅里煮饭，一桌上吃食，不用私钱，不动私秤，便私房要吃些东西，也不方便。日夜在丈夫面前撺掇：“公堂钱库田产，都是伯伯们掌管，一出入，你全不知道。他是亮里，你是暗里。用一说十，用十说百，那里晓得！目今虽说同居，到底有个散场。若还家道消乏下来，只肯得你年幼的。依我说，不如早早分析，将财产三分拨开，各人自去营运，不好么？”田三一时被妻言所惑，认为有理，央亲戚对哥哥说，要分析而居。田大、田二初时不肯，被田三夫妇内外连连催逼，只得依允，将所有房产钱谷之类，三分拨开，分毫不多，分毫不少。只有庭前一棵大紫荆树，积祖传下，极其茂盛，既要析居，这树归着那一个？可惜正在开花之际，也说不得了。田大至公无私，议将此树砍倒，将粗本分为三截，每人各得一截，其馀零枝碎叶，论秤分开。商议已妥，只待来日动手。次日天明，田大唤了两个兄弟，同去砍树。到得树边看时，枝枯叶萎，全无生气。田大把手一推，其树应手而倒，根芽俱露。田大住手，向树大哭。两个兄弟道：“此树值得甚么！兄长何必如此痛惜！”田大道：“吾非哭此树也。思我兄弟三人，产于一姓，同爷合母，比这树枝枝叶叶，连根而生，分开不得。根生本，本生枝，枝生叶，所以荣盛。昨日议将此树分为三截，那树不忍活活分离，一夜自家枯死。我兄弟三人若分离了，亦如此树枯死，岂有荣盛之日，吾所以悲哀耳！”田二、田三闻哥哥所言，至情感动：“可以人而不如树乎？”遂相抱做一堆，痛哭不已。大家不忍分析，情愿依旧同居合爨。三房妻子听得堂前哭声，出来看时，方知其故。大嫂、二嫂各各欢喜。惟三嫂不愿，口出怨言，田三要娶妻逐出，两个哥哥再三劝住。三嫂羞惭，还房自缢而死，此乃自作孽不可活。这话闹过不

題。再說田大可惜那棵紫荊樹，再來看時，其樹無人整理，自然端正，枝枯再活，花萎重新，比前更加爛熳。田大喚兩個兄弟來看了，各人嗟訝不已！自此田氏累世同居。有詩為證：“紫荊花下說三田，人合人離花亦然。同氣連枝原不解，家中莫听婦人言。”

第二句說：“花萼樓中合被時。”那花萼樓在陝西長安城中，大唐玄宗皇帝所建。玄宗皇帝就是唐明皇，他原是唐家宗室，因為韋氏亂政，武三思專權，明皇起兵誅之，遂即帝位。有五个兄弟，皆封王爵，時号“五王”。明皇友爱甚笃，起一座大楼，取《诗经·棠棣》之义，名曰花萼。时时召五王登楼欢宴。又制成大幔，名为“五王帐”。帐中长枕大被，明皇和五王时常同寝其中。有诗为证：“羯鼓频敲玉笛催，朱楼宴罢夕阳微。宫人秉烛通宵坐，不信君王夜不归。”

第四句說：“千秋羞咏《豆萁詩》。”后汉魏王曹操长子曹丕，篡汉称帝。有弟曹植，字子建，聪明绝世，操生时最所宠爱，儿邀欲立为嗣而不果。曹丕衔其旧恨，欲寻事而杀之。一日，召子建问曰：“先帝每夸汝诗才敏捷，朕未曾面试。今限汝七步之内，成诗一首。如若不成，当坐汝欺诳之罪。”子建未及七步，其诗已成。中寓规讽之意。诗曰：“煮豆燃豆萁，豆在釜中泣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”曹丕见诗感泣，遂释前恨。后人诗为证：“从来宠贵起猜疑，七步诗成亦可危。堪叹釜萁仇未已，六朝骨肉尽诛夷。”

说话的，为何今日讲这两三个故事？只为自家要说那“三孝廉让产立高名”。这段话文不比曹丕忌刻，也没子建风流，胜如紫荆花下三田，花萼楼中诸李。随你不同顺的弟兄，听着在下讲这节故事，都要学好起来。正是：要知天下事，须读古人书。

这故事出在东汉光武年间，那时天下又安，万民乐业，朝有梧桐之鸣，野无谷驹之叹。原来汉朝取士之法，不比今时。他不以科目取士，惟凭州郡选举。虽有博学宏词，贤良方正等科，惟以孝廉为重。孝者，孝弟；廉者，廉洁。孝则忠君，廉则爱民。但是举了孝廉，便得出身做官。若依了今日的事势，州县考个童生，还有几十封荐书。若是举孝廉时，不知多少分上钻刺，依旧是富贵子弟钻去了。孤寒的便有曾参之孝，伯夷之廉，休想扬名显姓。只是汉时法度甚妙，但是举过某人孝廉，其人若果然有才有德，不拘资格，骤然升擢，连举主俱纪录受赏；若所举不得其人，后日或贪财坏法，轻则罪黜，重则抄没，连举主一同受罪。那荐人